

杨柳依依

□沈成武

时已三月，往年这个时节，早已是花红柳绿，春色嫣然。兴许是置身钢筋水泥从林的缘故，目光所及，一点也看不到“木欣欣以向荣”的春意。在这个初暖乍寒的周末，我抽出身来，去郊外，去水际，想探寻一些春的消息。

上学时，在《诗经》里读到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……”便觉得这是最通俗易懂、也是最美的诗句。“侵陵雪色还草草，泄露春光有柳条”，印象中，最先将春从冬的睡意中拽出来的便是婀娜婆娑的柳条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，瞥见柳枝那一抹新绿，脑海里才真切地勾勒出春的轮廓。人们都道“桃花如面柳如眉”，杜甫甚至还描绘出“花须柳眼”。眉眼俱备，春的形象也就魅力四射了。故有称春为“柳条春”的。可眼前的柳条，有的只晕了一层浅浅的暗青，梢头甚至还挂着几片去年的枯叶；有的刚刚爆出米粒大小的芽儿，不贴近了仔细看，几乎发现不了。徘徊在山偎水际

的冷情里，徜徉在无景可赏的落寞中，淡淡的惆怅轻轻袭来。然而，越是这样，心中对柳的渴望越发的强烈。手儿攀着柳条，让思绪沿着这缕暗青色的弧线发散开去。

说起柳树，国人对它情有独钟。古往今来，吟柳诵柳的篇什可谓汗牛充栋，车载斗量。或咏柳喻人，或借柳缱情，或缘柳幽思。因柳与“留”谐音，古人更多的是赋予了柳临别折赠的含意。“长安陌上无穷树，唯有垂杨管别离。”“好是春风湖上亭，柳条藤蔓系离情。”那时交通资讯落后，亲人一别，山高水长，音讯难觅。“黯然神伤者，唯别而已矣。”希望柔长的柳条能挽留行人的匆匆步履。不像现在，任是天涯海角，远山近水，一个电话，便没有了距离。柳的赠别之意，已经大打折扣。但柳之于春天，正像美人之于胭脂，淡妆浓抹，总是相得益彰。

平生赏柳，很少刻意为之。大抵是在见了杨柳之后，因其出奇的娉姿而驻足而遐思。自然界万物生长，无非是

拼命向上，争高直指，唯有柳条垂垂朝下，这是怎样的一种虚怀若谷，谦逊含蓄的精神，绝无一点贪婪之气。这恐怕也是我钟爱于它的原因吧。

赏柳，我也曾有过一次醉心的体验。那是一个烟花满眼的三月，在扬州瘦西湖畔，扑面的柳丝与曲岸清流，诗画一样在眼前次第展开。远观如绿雾盈盈，只得屏气静神，担心呵之欲去；近睹如翠羽焕彩，不得不决眦凝眸，生怕稍纵即逝。一柳独立，似美人照水；柳行成阵，又恰似群仙凌风。视其形，如碧玉妆成；感其柔，如丝绦轻飏。直把人看得要融化了似的，连心都绿了，浑身也因绿而酥软。其时，风清雨细，在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氤氲中漫步，“冷绿千重，人面俱失”，何啻身登瀛洲，羽化而仙。

如果说瘦西湖的垂柳使我荡烦涤虑、漂净肺腑的话，我却更憧憬着柳树的另一番骚气回肠。一位从大西北旅游回来的朋友，给我看了一组照片。茫茫戈壁滩上一株高大的树木，巍然挺

立，苍鳞老干，枝条纷披。朋友问我：“这是何树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胡杨吧。”朋友摇摇头。“那么，是茅盾先生礼赞的白杨？”“不是，柳树。”朋友向我介绍起来：一百二十多年前，左宗棠西征平疆，率数十万将士，在嘉峪关至兰州一线广袤的沙漠之中种植杨柳，“引得春风度玉关”，人称“左公柳”。这着实让我惊诧了：区区弱柳，竟然有如此风骨。那至今仍傲然挺立着的百年老柳，铁干铜枝，似一身重装铠甲，威风凛凛；纷披的虬枝，如上阵武士的背脊，气吞八荒，这不正是铁血男儿戍边守疆的万丈豪情吗？我保留了朋友的这组照片，我的心中时时萌动着拜谒的冲动，至今虽无缘谋面 “左公柳”，我梦里已飞临千百回。

柔美也罢，雄浑也罢，都是杨柳给予我们的启示；柳眉也罢，柳眼也罢，都是春天的绚烂缤纷。我还能有什么惆怅的呢？眼前的杨柳尽管还是寒枝素面，我心中的依依柳条，已然鹅黄，继而嫩绿、鲜绿、翠绿。

垒崭新的希望，一颗颗种子埋在三月的字里行间，平展展的田畴上，萌生着一茬茬富庶和笑声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三月盛产艳阳天。人们呼朋引伴，扶老携幼，走出家门，走向郊野，踏青、打秋千、放风筝，在嬉戏中寻找青春，追逐快乐，放飞梦想，体味亲情。

三月，所有的听觉、视觉、感觉都欣欣然从梦中醒来，脑子里有了神韵，思绪里添了兴奋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世间万物都在这一瞬间突然有了生机和灵气；山，朗润着；田，碧绿着；水，清澈着；人，忙碌着；树，青葱着；就连鸟儿，也在三月的枝头欢鸣跳跃，那串串或隐或现的身影像一条条弧线，谱出了三月朝气蓬勃、万象更新的黄钟大吕！

追赶油菜花

□杨勤华

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，从市区到工作的矿山有约二十公里的车程，单位的通勤车按时接送倒也方便。坐在车上，可以看书，也可以打盹，还可以聊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矿里。

那天在上班的车上，捧着一本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埋头看着，偶尔将脸转向车窗外，放松一下疲惫的眼睛，忽然眼睛一亮：道路旁的田野上油菜花已经长得约摸半人高，还星星点点的有少数油菜花开放了，待要仔细看时，车已略过。

沿途中，还有不少油菜花田地，不过，许是矿山地处深山里气温相对低一些的缘故，越往矿里走，就越少看到油菜花的花开。

油菜花是再熟悉不过的花儿，春天开花，夏天结籽，榨榨油后用于日常食用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。不过，于我看来，油菜花可以算是春天的代名词，它开在春天，美在春天，给春天涂抹了一层亮眼的金色，让人心旌摇荡。倘若春天里没有油菜花的盛开，想必春天就黯淡了许多。

“黄花灿烂满田头，画里春光眼底收；更有蜂飞蝴蝶舞，闲将魅影缀悠悠。”这首诗的作者忘了，诗句还记得，只因为他的描写很贴切也很入心境，便记得真切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每当油菜花开放的时节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逃学。在我们那个小镇的四周都是村庄和田地，这个时节到处都是油菜花香，我们会躲到油菜花丛中追逐着蜜蜂和蝴蝶玩上一个下午，头上、衣服上沾满了花粉，惹得蜂蝶追着一同回家。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年春天，镇上上来了一户养蜂人，我经常去看如何采蜜，便同养蜂人认识了，后来他们一家要走了，问去哪里？养蜂人回答“跟着油菜花开的线路走。”这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油菜花是由南往北开的，当我们这里的油菜花开始凋谢的时候，往北走油菜花依然还在开放。我好羡慕养蜂人，他能看到最长时间的油菜花期。

与树有缘的诗词佳话

□夏爱华

多年来，植树造林早已蔚然成风，绿色风景靓丽了无数山川，造福于千秋万代。其实，远在古代，爱树、种树的有识之士就很多。于诗词中寻觅与树有缘的人们，是一件赏心乐事。

晋代陶渊明自号“五柳先生”，并在其文中说“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”。其诗有曰：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群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足见他对柳树的感情之深。诗人生活清逸，于桃花源中享受闲适人生，情怀悠远。

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，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一向提倡种树，并亲手示范。因仕途不顺，被贬至柳州任刺史时，他笑说自己是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”。两句诗中竟有四个“柳”字，可见他对柳树何等钟爱，同时也彰显了其对人生的豁达心态。在《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》这首诗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手种黄柑二百株，春来新叶遍城隅。方闻楚客怜皇树，不学荆州利木奴。几岁开花闻喷雪，何人摘实见垂珠？若教侍

这些年，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，不少人在春天选择去江西婺源、浙江瑞安、江苏兴化、陕西汉中等处观赏油菜花，还评选出了全国十大油菜花旅游景点，足以说明油菜花虽然很普通，喜欢的人却不在少数。从介绍油菜花的资料上得知，油菜花期最早的要数云南罗平，二月份便会开放，花期最晚的当是青海门源，七月初才能绽开，这个时候，全国多数地方都已进入夏季，倘若还能看到油菜花该是一件多么妙趣的事情。通常各地的油菜花都会在三、四月之间开放，这恐怕是春天最好的时节了吧。

此时，正值三月上旬，是油菜花刚刚开放的时节，车窗外的油菜花在一天天地热烈绽放，星星点点的羞羞答答开放，变成了成片的盛放，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。我亦有一种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，趁着一个闲暇的中午休息时光，约了朋友去矿山周边的山野里追寻油菜花。毕竟是在深山之中，这里的油菜花虽然亭亭玉立，但还没有蓬蓬勃勃的绽放，倒是从它们昂首初放的气势上便可感觉得到，要不了几天就会金色成片。果然，只隔了四五天时间，再与朋友去看时，已经是半坡金黄。刚刚绽放的油菜花色彩嫩黄清丽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行走在花丛中，情不自禁的思绪放飞，许多或还记得、或已淡忘、或早丢失的美好的往事，便如油菜花一般的一个个绽放在眼前，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不如意也化作了蓝天上的淡云飘去——由不得要发出一声感叹：好美的油菜花，好惬意的人生！

我明白，花无百日美，这里的油菜花也是如此，用不了多久就会逐渐凋零，我不能学养蜂人去追赶油菜花的时令盛开，也没有闲暇时间在夏季去青海守候油菜花的绽放。不过，我的家乡也如沈从文《边城》里的凤凰城一般，是一个古朴的水边小镇，且那里的春天油菜花更美，好在我就在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的北面一百多公里远的地方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家乡的油菜花比这里要迟十来天，当我清明回乡祭祖时，我又会看到正在盛开的油菜花了。

树是故乡的印章

□张晓峰

记忆中的故乡，应该是一幅水墨画。画中有淡淡的远山，稀疏的老屋，弯弯的流水，袅袅的炊烟，静默的老树……远山是背景，老屋是画的主体，流水是横的线条，炊烟是纵的线条，而树静立在画的角落，那圆圆的树冠，多像是画上的印章！树，的确是故乡的印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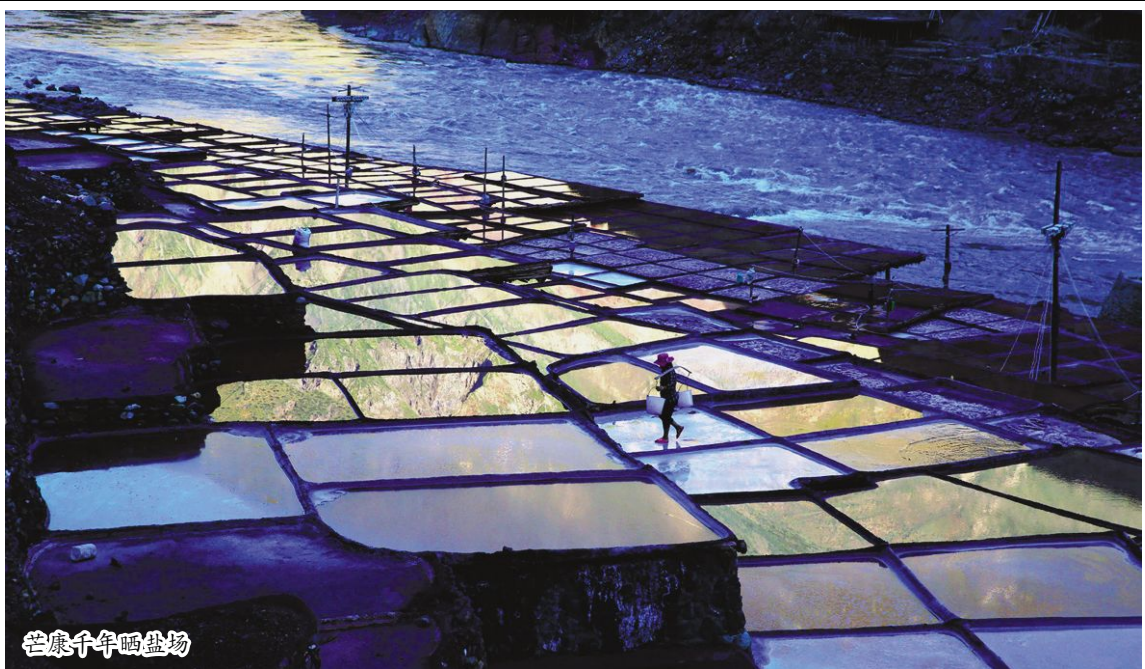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北方地区有一句民谣流传甚广：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元朝末年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，再加上战乱纷争，民不聊生，人口大量减少。明代洪武年间，朝廷实行移民政策，将山西境内的富余的人口迁到内地。当时，许多移民先集中到洪洞县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的广济寺，再分批迁往其他省份。寺旁有一棵“树身数围，荫遮蔽数亩”的汉槐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事务，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。大槐树也就成了北方数省移民的精神故乡，是移民们对故乡最生动鲜活而又恒久不变的记忆。移民早已成了过往，但他们对大槐树的思念却一代代传承了下去。现在，每年有二十多万人去大槐树下寻根祭祖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村子和村子只有大小的区别，房子、街道都差不多一个样子。可是我能够把这个村子跟那个村子区分开，无论走多远，我都不会迷路，都能找到回家的路；因为我记得各个乡村的印章——树。每个村子的村头，总有一棵或几棵，甚至一方特别的树，指示着游子回家的路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树。

我们村的村口有一片柿树，村子里也有很多。柿树嗜睡，醒来得晚。可她一醒就可收拾。开一树的花，生阔大的叶子，结累累的果实。一场风，一场雨，地上落了一层小柿子，你别担心，抬头看树上，似乎柿子并不见少。“精兵简政”后的柿子，吹了气一样长，大的足有孩子的拳头那么大。秋天的柿树最好看，叶子是红的，柿子也是红的。红红的叶子落下，给大地盖上一枚枚红色的印章；一簇簇红红的柿子，更像闯尽沧桑的名画上的杂乱的印章。

家门口也有树，从村口就能望见家门口那棵大桐树，在村口就能望见树在向你招手。门口的树，都让她可劲儿长。两代、三代，几代人都在同一棵树下做过年少的梦。怀着梦想走向远方，于是，家乡便成了故乡。而门口那棵树，就成了远方游子梦的主题。

父母会老去，故去，房屋会破旧，坍塌，而树却越千年而不老，历风霜而弥坚。树在，故乡就在；故乡在，根在；魂在。



芒康千年晒盐场



羊卓雍措

铜官山

西藏风光

白英 摄



那尔措